

出塞日记.西域路迢迢.挥别喀什噶尔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8/2021_2022__E5_87_BA_E5_A1_9E_E6_97_A5_E8_c34_238207.htm 7/24--挥别喀什噶尔 *
阿帕霍加墓，艾提尕尔清真寺，大巴扎 *喀什23：58 608次 库车13：50 旭日初升的喀什分为清爽，虽然已是七、八点钟，市区最热闹的大十字附近行人尚不多见，西域人相当于内地来说比较晚睡晚起。然而在炎热的夏天里，最可爱的可不是清凉的早晨吗？我步行前往西郊的阿帕霍加墓，步伐特别轻快。步行没多久，路边就出现了农田和村庄，可见喀什的市区范围并不大。田里绿油油的一片，西瓜种了不少，其它作物我就不认识了。这也是我最大的悲哀之一，我对园艺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喜欢绿色的蔬菜，喜欢五颜六色的野花，可在城市里毕竟没有机会去了解这一些，以致于我至今还不认识地上长的大部分东西。维吾尔的农人据说是懒惰的，田里果然还没有一个人开工。他们似乎更善于经商，路边摊上卖蔬菜瓜果的小贩比比皆是。卖西瓜和蜜瓜的尤其多，西瓜是椭圆形的那种，个很大，遍布青色条纹，一看就知道是好瓜，价钱也便宜。会招徕生意的小贩切开一个瓜，瓜瓤鲜红，瓜籽饱满，令人垂涎欲滴。他其实没这个必要，因为南疆的瓜个个都是好瓜，这是我的实践所证明的。路边还有卖酒的，大约也是果汁酿成的酒，酒瓶子比超市卖的葡萄酒瓶都要长大。维吾尔人几乎全是伊斯兰教徒，有不准饮酒的教规，因此只能喝这种酒精度极低的“饮料”。相对而言，北疆的维吾尔人比较开放，许多人也喝点啤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文明的发展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会大同小异起来吧。在浩罕村

的路口看到了标志牌，拐弯进去没多远就到了阿帕霍加墓。阿帕霍加墓是个典型的伊斯兰式陵墓，它由主墓室、讲经堂、礼拜寺等建筑组成。主墓室为方体圆顶，四角各建一座塔楼，四周墙上有黄、绿、蓝三色琉璃砖镶嵌，瓷砖表面绘有彩色图案和阿拉伯文警句。墓中所葬的是，活跃于17、18世纪的当地伊斯兰教白山派领袖阿帕霍加家族共五代的72人。阿帕霍加家族曾向乾隆帝敬献他们倾国倾城的女儿喀丝丽，乾隆很宠爱她，因其体内常散发出清香，封她为“香妃”。香妃逝于北京，故乡阿帕霍加墓中的棺槨中应是其衣冢。而“香妃墓”之名远盛于阿帕霍加家族墓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吧。一个女人，尽管她没有传奇的经历，或者是辉煌的业绩，只要她是美丽的而又为世人所知，人们就会永远地怀念她。这不是过错，追寻美好本就是人心中最真挚的呐喊。艾提尕尔清真寺中的部分建筑正在整修，再加上不是星期五的礼拜日，显得冷清。同样，我也错过了星期天的大巴扎，虽然仅过了一天，热闹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大巴扎附近的中西亚贸易市场倒是顺路去看了看，因为没有购物的欲望，所以只是走马看花而已。我更多的是躲在艾提尕尔广场的一角，看着这群长相迥异的异域人。我们显然完全不懂得他们的生活，而在他们的眼里，也只是平凡至极的每一天。在两千年前，一定也有着另一个人象我这样地悄悄注视着他们，而和他们一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战斗。忽然，我被时空轨道运送到了另一个四维空间。班超以73岁的高龄回到汉都长安，长期的西域生活使他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因而被街上的孩童叫了声“胡人”，此时他的内心是种怎样的感受呢？黄昏，我来到喀什火车站，在这个富有特色的

建筑下留影纪念。蓦然回首，渐渐黑暗的广场上，人影如梦
幻般朦胧。这瞬间，我感到那生活在彼端的人群与我之间的
共鸣，我并非一定是个旁观者。我满怀亲切之情眺望着他们
，然后，仿佛永别似地踏上了月台的台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